

论北美敌托邦小说自然描写的层次划分

谭言红^{1,2}

(1.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9;2. 四川外语学院 重庆南方翻译学院,重庆 401120)

摘要:生态思想的实质是对自然、人工自然及建构环境的关注,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对异化的城市和伪生态城市景观的质疑。北美敌托邦小说深层次地应和着这种思想,其文本中的自然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自然(牧歌式自然)、第二自然(人工自然及毒性自然)和第三自然(作为媒介客体的自然)。三层次自然的尖锐对立体现出作者对新型科学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的思考。

关键词:北美;敌托邦;三层次;自然

中图分类号:I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2)03-0149-05

生态危机是一种文化危机,深层次地表现为伦理道德的危机。以生态危机为背景或批判主题的北美敌托邦文本^[1]吸取了生态伦理和生态审美的资源,作者通过各种叙事方式阐发环境价值观,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手法书写环境,表达着个性化的美学内涵。尽管有多样化的表达方式,但其内核是对自然、人工自然及建构环境的关注,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对异化的城市和伪生态城市景观的质疑。

敌托邦文本中的人类与自然异化的、弃绝了“我”与“你”的交流之后的纯粹“我”与“它”的关系,人类在其居住的城市也如同外乡人,漂泊无根,缺乏家园意识。未来高度发达的生物技术及化学技术,以及机械和电子技术将人抬高到自然之上,成为了自然的主宰者,或是完全与自然隔离,自然只有其资源价值被人们利用。这些文本中的自然可被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自然(牧歌式自然)、第二自然(人工自然及毒性自然)和第三自然(作为媒介客体的自然)。这三层次间的尖锐对立体现出作者对新型科学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的思考,同时,在对自然的三层次书写中也蕴含着作者对“我”与“他”的批判和对“我”与“你”的坚守。

一、生物/电子技术时代自然三层次的划分

敌托邦文本的环境想象都蕴含一个主题,人类要想在地球上长久繁衍,要想与地球母亲达成和解,就必须诗意地栖居在这个星球上,在运用高科技提升生活质量的同时,又要保持人类童年时期的纯净灵魂。敌托邦文本并非一味地排斥科学技术,只是质疑它在极权统治下的使用目的和唯科学主义对人们思想的侵蚀。科学也并非与诗意栖居相对立,在尊重自然内在价值、顺应自然这个有机体的循环往复规律、节约自然资源的前提下,科学与在城市中诗意栖居同样可以并行不悖。而敌托邦作者笔下描述的未来社会却是处于单一的生物/电子技术时代中,人与神、人与他人、人与自然、城市与自然对立,人们将可带来最大化利润的技术提升奉为圭臬,导致了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沦丧,从而构成了一幅黑暗的敌托邦场景。

收稿日期:2012-01-29

作者简介:谭言红(1973-),女,重庆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外语学院重庆南方翻译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北美文学研究。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人们忘记了技术作为一种自主的力量,有可能并不受制于社会控制,反而会成为人类的操纵者^[2]。这可以追溯到第一部现代敌托邦作品——福斯特的《机器停转》,后来又在大量科幻作品中重现。温纳认为,技术在三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自主的:它是一切社会变化的根本,这是历史性的;第二,大规模的技术系统似乎可以自行运转,无需人的介入,这是政治性的;第三,个人似乎被技术的复杂性所征服和吞没,这是认识论的。政治生活转变为技术政治,要想控制技术,道德必须服从技术。人若想打破自然和经济的禁锢,就必须屈从于其他有同样威力的禁锢。这样,人类选择了力量强大的技术而禁锢自身和自然。现代敌托邦文学在《弗兰肯斯坦》的基础上拓展了对技术强力的想象,从《机器停转》开始,对技术自主命题的反思就成为此类文本的重要思想资源。而对技术与自然间相互影响的思考并非伴随着现代高科技产生,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西塞罗就对比过第一自然(原始自然)与第二自然,他认为第一自然是没有人类痕迹的自然,第二自然则是指人类通过灌溉、筑坝等方式创造的自然。此后从新马克思主义者争论到全球资本主义霸权已使得第一/第二自然的区别模糊不清,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以更复杂的方式对自然进行了调和,第二自然更侧重于因习惯或文化而更自然化的行为和态度。与此同时,视像和信息技术的出现导致了第三自然概念的产生,意指作为技术再生产物的自然^[3]。马克思认为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均是人类认识的客体,第一自然是自在的,第二自然是建构的,笔者参照自然层次的划分,将敌托邦文本中的自然分为三层次:第一自然(文本中指被极权统治隔绝在外的自然,包括荒野、森林、山地等)、第二自然(文本中叙事者在日常生活中所体验的、具有人工痕迹的自然)和第三自然(媒介生产的自然景观,是文本中的模拟自然,它往往为了特定目的而被建构,或者是为获取利润,或者是为满足观众的暴力倾向)。三个层次呈鲜明的对立结构。

这三个层次对读者而言都是虚构的自然,但这虚构之中又模拟着现实世界。第一自然往往作为飞地原型有着救赎功能,有潜在的反抗力量;第二自然分为两种,一是文本中的高科技装备下的建构自然,往往体现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的混合,二是被人类污染后的毒性自然;第三自然是纯粹的模拟自然,通常表现为一种想象环境中的影像符号。这三种自然既有审美想象,也有批判锋芒,优美的自然景观仍出现在叙述者的视野中,而由于环境危机的漫延,被隔离、被改造的自然更成为了文本的主题之一。对自然当前状况的思考,结合作者的个人体验、独特思维方式和不同艺术风格过滤成叙事者在故事中体验着

的各种环境。从对自然的三种层次的想象中可以感知作者的生态观念和现实态度,其深层次可寻根到作者心灵中的当代文化记忆。

二、第一层次自然的象征意义

纯粹的第一层次自然在敌托邦文本中有浓厚的象征意义,客观自然的救赎功能被突出显现,是一种牧歌式自然。作者不仅描述自然对人类的身体拯救,更多的文本细节聚焦于对人类心灵的拯救,同时这些细节也是对异化的政治、经济、人类精神等进行着文化层面的反拨。文本中自然不只是作为人类物质供应的来源而存在,它有其自身的存在意义,对人类还有着精神价值。作为一个完整而自足的体系,万千生命在这个循环的体系中更新换代,生生不已,人类探索其无穷奥秘不应是为了征服,而是在她的多姿多彩中感受生命的丰富和活力,吸收其生态智慧,在她的四时更替中激起情感的共鸣,与之和谐相处。在对自然精神的追求中,叙事者体验着它的内在价值,也感受着自己的存在,最终超越经验现实,与自然精神相契合。对这种精神价值的感受或认知,恰好是对隔离自然、禁止多样性的敌托邦社会的反拨。由此,自然促成了人对自我的反思,这种反思不能直接从自我中产生,“人的自我观念不是自我镜像,而是在自己追求的外在对象身上看到的自我形象”^[4]。这种牧歌式的自然被赋予丰富的象征意义。

《饥饿游戏》里的凯特尼斯在林子里领会到自然的慷慨奉献,产生出对自然的敬畏与关爱。伴随着人性的萌动,她的心灵向着自然敞开,享受着精神的自由。尽管为了填饱肚子而不得不去打猎,然而当我射中一头鹿后,想到“我心里为杀死这头年轻又无辜的生命感到难过。一想到吃它的肉我心里就不是滋味”^[5]。对非人类存在物的同情内化于她的世界观中。她是一个优秀的猎手,但她打猎并不是为了兴趣和娱乐,只是为了满足最低生活需要,因此她并不将自己视为自然的敌人,如同远古人类在猎杀黑熊之后又举办仪式谢恩一样,她对非人类存在物有着真实的同情。这片飞地能拯救她和她的家人,归因于她与自然的融合。《丑人》中,“烟尘”人民的生存状态接近于卢梭的“自然状态”^[6]。除了语言,他们没有实业,没有战争,没有奴役和统治这些观念,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森林中,是一种平等自由、没有压迫的状态。这种原始的生活状态并不是完美的,它的物质层面应该被现代文明超越,但是比起在极权社会中压制思想的奢侈生活,烟尘人民宁愿选择艰苦而自由地栖居林中,达到了精神层面的理想境界。同前一部文本对自然的全景式描写相比,这部小说更偏向于从具体的生态单元——森林着手,描绘在自然的洗礼中一个少女的精神转变过程。《华氏

451》里,接受克拉丽莎自然思想洗礼的蒙泰戈在被通缉后逃到一片荒野之地,感受着泥土的气息,静听着河流的低语,体味到完全不同于城市文化极权的自然之美^[7]。与《饥饿游戏》不同的是,尽管这也是一个救赎之地,但躲藏于此的知识分子们只将这片森林看作了一个临时中转站,在城市被毁灭之后,他们会立刻回到城市参与文明的重建。这些知识分子不是聚焦人物,他们的真实思想往往被一笔带过,基本没有提到他们对自然的认识,只渲染他们对各自记忆的知识的掌握。似乎只有蒙泰戈才投入到对自然精神价值的理解中。作为叙述者的他,文本聚焦于他的思想历程,他的人生际遇成功地获得了读者的同情。而整个城市的崩溃被戏剧性地简单化了,他和知识分子的解放一夜之间来临,但重建的城市文明会不会又落入到原来的毁灭轨迹中,或者走上相反的知识极权道路,将文明与自然完全对立?飞地是否会成为下一次毁灭的救赎之地?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局。在这些文本中,自然的美学价值和象征意义存在于原型的自然里,不管是优美壮丽的如画景观还是丑陋贫瘠的世外飞地,这些文本中体现的原生态自然都有着丰富能指。

三、第二层次自然的人为性与有毒性

唯科技主义者认为人类是世界的唯一主体,并未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的神秘联系,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仍然是他的内在动力”^[8]。他们眼中的自然是纯粹客体,是科技可以任意改造的对象,反映在文本中,即是第二层次的自然。它包括《羚羊与秧鸡》里的大院和精英学生就读的高科技学校,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绚丽美观,各种基因植物点缀其中,成为技术极权者的利用工具,而自然的内在价值并没对他们显现;其极端表现是这部文本中的人工自然“天塘”。科学技术制造的虚假自然环境依靠电力维持,模拟的星空、月亮、河流等优美静谧,但这天堂般的人工环境一旦失去了电力供应,便成为一个垃圾堆,虚假的幻象就如同泡沫般破灭。人工自然的背后是利益集团的如意算盘,优美的表象后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而生活于其中的人造人,几近于完美,他们面容精致,身材匀称,体内植入了防疫因子,以预防空气、水、阳光中的各种致癌物,为了避免耕种和狩猎可能会带来的复杂思维和文明的破坏力,他们吃青草、树叶、树根,他们的消化系统甚至可以循环自己的排泄物——这与其说是防止某天食物短缺,不如说有意让他们的行为缺乏基本的正义^[9]。作为高科技产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们,是否能生存在这个敌托邦的时代,成为人类的替代品?这些没有正义和伦理概念的人造人,没有物质欲望,性行为如同友好的集体游戏(玛格丽特在描写秧鸡人的性行为时采用的幽默笔调更透出非现实感),互相并无戒

备,不会伤害他人,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这是秧鸡心中的理想人类,他们的心智退回到人类纯洁的童年时期,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污染,然而逆时代而动的这些商品人在制造者暴亡后,也只能在荒野中自生自灭了。

此外,还有一种是已被人类文明废弃物污染的毒性自然的原型。她伤痕累累地出现在幸存者的面前,不可修复的伤口将最后的人类带向末日。这一类型的自然书写是对现实经验世界危机问题的想象,当环境危机越来越严重,如果人们的伦理观念不发生根本的变革,而是任由危机发展,只能是共同毁灭。人类让自然中毒之后,人类自身也无路可走。被人类污染后的自然体现一种否定的美学,同原生态的自然一同拼合成整体的生态审美图景。被异化的自然,被唯理性主义或享乐主义、无政府主义、极权主义所驱使的人类对自然造成了不可修复的伤害,沦落为人类垃圾的倾倒地,或是“利润至上”旗号下的基因工程实验品,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怀,人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的关爱伦理都已被完全删除,自然的内在价值被消解,这在现代社会已部分成为经验环境。同时,作者又通过艺术想象制造出对于环境的新奇感,比如末世灾难后千疮百孔的自然环境。后末世小说《山路》中描述了一个“核冬天”的悲惨景象:“大部分城市被烧毁,毫无生命的迹象。街上的汽车盖着厚厚的灰尘,每样东西都如此。干了的淤泥中残存着化石般的印子。”^[10]还有一种情况,生态已被严重破坏后,自然中仅存的绿地成为富人的奢侈品,穷人无法享受,这实际是生态正义所讨论的问题,如《天钧》中所提到的^[11];另外一种特殊的形式是人类出于不同动机模拟的自然,如《羚羊与秧鸡》中为了培育出人造人而用高科技模拟出“天塘”,一个美丽的梦幻世界,它存在的前提是能够为技术极权者带来巨额回报,或是如《饥饿游戏》《无水洪灾》所描写的那样,将自然改造成一个生存游戏的竞技场,充满凶险与杀机,统治者们在观看血腥味浓稠的角斗中满足他们的野性本能。这些新奇感又以陌生化的形式使读者意识到人类如果继续走错路,未来的环境很可能变成现在黑暗想象的复制品。第二自然的虚假与毒性与第一自然的牧歌情调形成尖锐对立。

四、第三层次自然:作为媒介的客体存在

第三层次的自然极权统治者利用媒介传播蓄意扭曲的自然。当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娱乐生活过于依赖现代传播技术,意味着人们不再进行现实体验和自主思考,而媒介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将大众的思想指向被官方认可的路径。敌托邦社会里,自然本就是供人们操控的客体,通过影音媒介对被把握成图像的自然的技术性生产所朝向的是作为

观众的人自身。

图像时代这个词语有哲学和传媒两个层面的含义,这两层含义并非毫无关联。从哲学意义上说,海德格尔认为中世纪以后人类把自己理解为世界的主体,把客观世界视为图像。世界成为图像,与人在存在者范围内成为主体是同一个过程。客观世界成为图像,并非意指客观世界本身是一幅图像,而是作为主体的人类将其把握成为图像,换句话说,客观世界只能作为一幅由人表象的图像而存在。这就意味着客观世界不过是摆置在人类主体面前的持存物,它是只具有表象的物体,而主体人类需要探究的就是其表象,这样,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把自然平面化了,自然成为被人控制支配的对象。从媒介角度看,图像时代指作为媒介的电子图像普遍存在于人们生活中,影响人们思维方式。敌托邦社会里,世界本都是由人们操控的图像,通过电视媒介对被把握成图像的客观世界的图像化生产,构成视觉意义上的表象,它朝向的是作为观众的人自身。这种表象同样使世界作为可被征服的客体呈现在人类面前。

敌托邦文本中描绘的图像时代,既传达出作者对存在意义的哲学思考,也是对强大媒介力量的认知。小说中不时涉及人物对电子图像符号的迷恋,他们追求视觉快感,在快速变幻的声音画面中人物的感知被磨蚀,思维被消解。在这些影视画面中出现的自然,是经过意识形态选择之后的自然,要么虚假,要么突出它的凶险,引起观众的憎恨与恐惧。如同博德里亚所说:“在符号控制中,一切原件都不再存在,存在的只是通过机器,特别是电子媒介的符号产品,这种产品的价值已不再能按照原件来判断,而是来自于符号本身。”^[12]在声光电技术中透支生命的人们,对自然毫无认知。《华氏451》《机器停转》都典型地描写了媒体对人们的自我意识和自然观念的侵害。后者更描绘出一个极端场景,人类蜷缩在地下千篇一律的小房间里,依靠电视与他人联系,封闭的人们沉溺于电子交际中,放弃了面对面的沟通,连母子亲情都只通过电流表达,当儿子库诺请求多年不见的母亲瓦希去看望他,母亲却想方设法拒绝这个“无理的要求”^[13]。瓦希是一名艺术评论家,对音乐颇有造诣,而讽刺性也恰在于此:自然总能激起艺术家的回应,即便是持二元论的哲学家们,笔下也流露出对自然的欣赏;而对自然毫不了解,毫无情感的瓦希却是个颇有人气的评论家,这是个艺术完全漠视和拒绝自然的时代。她只在电子媒介中探讨一些高深的艺术话题,居住在地下世界的人们却从未看见过真正的自然,机器王禁止人们来到地面上,人们也适应了地下的机械控制环境而不愿去自然中冒险,虚拟社交使他们能够通过电视信号与其他成员交流,表面的孤独感在虚拟社交中被消解。更深层

次的孤独却存在于那些先觉的反抗者中。庸碌的人们享受着被智慧的机器王支配的乐趣,自然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危险、有毒、细菌滋生,只有地下机器世界才代表着安全与舒适。当库诺来到真实的地面上,看见已被现代文明污染的自然,却仍能体会到自然万物的灵性,山水花草的清新,他的精神与宇宙精神融合在一起,因此甘愿冒险在阳光下生活。文本以寓言的方式体现出机器文化控制下人们的自然观和艺术观。福斯特只写过这一篇敌托邦小说,被汤姆·莫兰认为是此文类的开山之作,它对媒介和机械技术影响人类自由精神及日常生活进行了深刻刻画。

如果说这两部文本还只是对自然的有意忽略,在《饥饿游戏》《无水洪灾》中,则体现出“第三自然”与“环境无意识”的深层关联。极权统治者模拟自然时注入妖魔化的倾向,以激起大众对自然的憎恶与征服之心。前一文本里,自然被极权者设置成死亡游戏的场所,典型地形是凶险的山林、荒漠,典型气候是暴雨、干旱,各种极端的自然环境和游戏规则使得游戏参与者或主动或被迫地卷入到暴力和阴谋中,杀害他人以保自身,电视前的观众通过观看血腥搏斗获得乐趣。这种对立也体现在《无水洪灾》里,罪犯被关押在一个类似死亡游戏的封闭环境里,这是个残酷的竞技场,当局者任凭他们在此自相残杀,并通过电视直播来满足观众的暴力欲望。凌辱托碧和其他女性的布兰科以其残忍和凶蛮成为了死亡追捕的赢家,他在极端环境里的极端性格如同调味剂,给文本增添不少惊悚效果,他对托碧穷追不舍定要除之而后快推动了托碧这条线索向前发展。电视画面中的布兰科是邪恶人性的代表,封闭着的森林被打上了鲜明意识形态的特征:凶险的自然环境中,人类必须毫无怜悯之心才能征服自然,打败他人成为赢家。“痛弹”游戏(painball)(这个词语根据 paintball 而来,是指颜料弹,中弹后身上的鲜艳色彩会使得中弹者成为对方或猛兽的靶子,这里又一次体现出玛格丽特创造新词的才能)正是统治者设计的一个暴力娱乐节目,意在渲染人性的暴虐,而森林在此成为了帮凶。这个游戏是对重罪犯人,包括政治犯的惩罚,他们要么选择被直接用喷枪(spraygun)杀死,要么参与到这个罪犯之间的死亡追捕中。摄像机隐藏在树丛里,观众从电视屏幕上能看到故意挂在树上的死者残骸,在饥饿时,或想炫耀自己的残忍时,他们会吃掉这些残体。对这个死亡游戏上瘾的人,即便游戏结束了,也不愿走出林子,他们还渴望着下一次杀戮。正如叙述者托碧所说:“你不只是越过了界线,而且根本忘了还有界线。你会为所欲为。”这个界线指的是基本的为人的道德底线,失去了这条底线,人类沦落为恶魔的化身。在这个沦落

的过程中,森林成为人类邪恶本性的催化剂,它是藏污纳垢之处,阴险暧昧,“里面躲着器官猪、狮、羊,还有痛弹犯人”^[14]。这是与《丑人》中截然不同的森林想象,《丑人》中的森林充满了美感与自由,这种不同想象背后隐藏着敌托邦社会对自然的控制策略:要么将其贬抑、异化,要么将其完全隔离,成为禁区,只有突破封锁,才能见识到真正的自然。

在生存游戏或更确切地说死亡游戏中,理想化的自然被模拟的第三自然代替,主要展现其凶险粗暴的多重特征。在这个人类仿造的嗜血暴君前,参与这个生死游戏的选手中不了解他的,会被无情地淘汰;完全顺从于他而不知变通的,同样也没有幸存的机会,他只有一个唯一的征服者。第三自然被赋予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作为被建构的自然,是统治阶级将其价值观念通过媒体灌入大众头脑的体现。

五、结语

在优秀的敌托邦文本中,充满文学想象的物种创造、物种毁灭、地方感的传承与抛弃、自然的祛魅与异化、城市生态的沦落敲响了现实世界的警钟,对未来三层次自然的想象沉淀着作者的伦理思考。在人与城市、人与自然的书写中,既有作者对牧歌式自然的赞美,对虚假的城市景观的批判,也有对媒介中被扭曲的自然的探讨。但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并非对科学技术抱有成见,而只是对偏激的科学至上主义的批判。技术哲学家芒福德曾指出,技术哲学的批判对象应是“单一技术”而非“多元技术”,前者将会导向权力,后者“以生活为导向,而不是以工作或力量为中心,”它以一种平等的方式使人的各种潜能得以实现^[15]。他并没有简单地排斥一切技术,而是对其进行合理区分。敌托邦文本中的批判对象显然是前一种,它指认技术与权力的结合改变人们的思维属性和社会属性,也促成了自然和人性的异化,由此给自然和人类带来不可修复的创伤。三层次自然间的相互对立,表明作者对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并未盲目乐观,而是更侧重科学技术给世界给人类

带来的负面效应,体现出作者对新型科学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的思考。

参考文献:

- [1] 汤姆·莫兰. Scaps of the Untainted Sky: Science Fiction, Utopia, Dystopia [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0.
- [2] 吴国盛. 技术哲学经典读本 [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 47.
- [3] 劳伦斯·布伊尔. 环境批评的未来: 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 [M]. 刘蓓,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58.
- [4] 曹孟勤. 人性与自然——生态伦理哲学基础反思 [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3.
- [5] COLLINS S. The hunger games [M]. New York: Schloastic Press, 2008: 51.
- [6] WESTFIELD, SCOTT. Ugliers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Children's Publishing Division, 2005: 230.
- [7] BRADBURY R. Fahrenheit 451 [M].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1: 144.
- [8] 鲁枢元. 生态批评的空间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6.
- [9] EARL G. Ingersoll, Survival in Margaret Atwood's Novel Oryx and Crake [M]. Extrapolation, 2004: 162 - 175.
- [10] MCCARTHY C. The Road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7: 12.
- [11] LE GUIN, URSULA. The Lathe of Heaven [M]. Burlington: Harcourt Press, 2000: 70.
- [12] 博德里亚. 生态文化的审美之维 [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48.
- [13] 詹姆斯·冈恩. 半人半鱼之神: 从威尔斯到海茵莱茵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14] ATWOOD M. The year of flood. [M].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Ltd, 2009: 366.
- [15] 吴国盛. 技术哲学经典读本 [EB/OL]. [2008 - 08 - 14]. <http://wenku.baidu.com/view/6032724afe4733687e21aa36.html>.

On Three-layer Division of Nature in North-American Dystopian Novels

TAN Yanhong^{1,2}

(1.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P. R. China;

Chongqing Nanfang Translators College, Sichuan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hongqing 400050, P. R. 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thought concerns about Nature, man-made Nature and constructed environment, and the focus is the balance of Man and Nature, as well as the inquiry of the alienated city and the false-ecological landscape. Noth American dystopian novels agree with the idea basically. Nature in these text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ayers, and the sharp contrast among which reflects the writers' thoughts about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thical duty that the new mode science should shoulder.

Key words: North-American; dystopian; three-layer; nature